

30

列车一声长鸣，缓缓地驶出了凌水车站，列车在大
家共同的目光中，驶向了阵痛后的黎明。

世纪 大提速

力 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

世纪大提速

力 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大提速/力歌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02-006703-9

I. 世… II. 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838 号

责任编辑:文 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世纪大提速

Shi Ji Da Ti Su

力歌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8 千字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978-7-02-006703-9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第一章/1
第二章/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33
第五章 /43
第六章/53
第七章/63
第八章/72
第九章 /82
第十章 /92
第十一章/102
第十二章/112
第十三章/121
第十四章/132
第十五章/143
第十六章/153
第十七章/164
第十八章/174
第十九章/184
第二十章/194

第一章

1

三月的东北，春寒乍暖。凌水火车站是个铁路分局所在地的一等车站，站长谭连民早早地就来到了车站。

头一天晚上，铁路分局值班室来电话通知说北方铁路局新到任的局长王志康要乘坐早上九点多钟的客运列车到凌水。谭连民的屁股还没有在转椅上坐下来，车站党委书记杨启才一推门进来了，“老谭，我看着你在我前面，喊了你一声，你也没应声，推门就进屋，你想什么哪？”

“你喊我了吗？”谭连民半信半疑，但他马上自嘲地说：“老杨，我这几天不知是不是大脑进水了，总是迷迷登登的。”

“我说老谭，今天你可不能这样，新局长大驾光临，你一定要振作起精神来，初次印象对你来说十分的重要。”

“对我重要，难道对你就不重要了？”谭连民反唇相讥。

“我都 50 多岁的人了，已经没有升迁的机会了，对你可就不一样了，听说这个王局长跟你的年龄差不多，你们都年富力强，还能干上十多年呢。”

谭连民截住了杨启才的话头，说：“咱俩别逗嘴了，我看还是你陪着分局领导接一下局长吧，我要下去巡视一下，新局长的到来，咱们千万可别在下面出现什么纰漏，那可就露大脸了。”

杨启才抢着说：“我看还是你去接站，我下去吧。”

“咱俩别自作多情了，其实谁去接也是一个样，有了那些分局大员们，哪里轮得上我们说话，跟局长握手的机会都不一定有呢。”

杨启才觉得有道理，笑了，“可不是咋的，每次路局领导过来，我们都是傻傻地站在一边，看着人家分局的领导们热热闹闹，谈笑风生。”

谭连民与杨启才说着话从站长室里走了出来，杨启才去布置接站事宜，而谭连民去了月台。

身穿铁路制服佩戴站长标志的主管客运的副站长吴彩霞正在月台上布置迎接局长的工作，她对值班员李群提出要求，“你通知一下，下了夜班的客运服务员也不要回家，等迎接了局长以后再下班。”

吴彩霞话音还未落，李群回过头去，喊一个近处的客运员马上去通知下夜班的人不要走，说站长有任务安排。

“我的意思是怕值班的人太少，列队时不够人数，看不出效果来。一会儿，你检查一下你的那帮客运员，服装一定要整齐，别像平常似的，吊儿拉挡的。局长那趟车进站时，一定要敬礼，千万不能出差错。”

李群笑着表示说：“放心吧，吴站长，这叫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不会给你丢丑的。”

“就你这小子激灵。”吴彩霞也笑了。

这时有人喊吴彩霞，说士林办送花卉的来了，让找人下去搬花。

吴彩霞看到月台下面的线路间有很多身穿路服的人在捡垃圾，她冲着一个人喊了一声：“陈英。”

那个正在低头的人，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漾溢着青春俊俏的面容，朝向吴彩霞，“吴站长，你找我有事吗？”

“陈英，你上来，我有事跟你说。”

陈英是车站的团委书记，那些捡线路上垃圾的人都是团委组织的志愿者，利用休班时间义务在月台上打扫卫生。凌水市正处在海陆交汇的风口，每年的三月份大风不请自到，风沙裹挟着各种白色垃圾漫天飞舞，车站卫生的事并不大，但窗口服务单位的形象却往往遭到破坏，值班人员大多都是责任在肩，哪里顾得上站区的卫生。车站领导为此也很发愁，后来团委搞了这个活动，义务献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英轻盈地跳上了月台，站在吴彩霞面前，摘下显脏的手套。

“你帮我召集一下你们那些团员，到站下去搬花盆。”吴彩霞手指了一下中间地带，“在这里放上一排。”

陈英脸上含着笑，说：“吴站长，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去安排。”

吴彩霞感到这种安排很合适，显得得意，表扬道：“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朝气，敢打敢拼，拉得出，打得响，雷厉风行。”

吴彩霞的表扬没有使陈英高兴起来，脸上还露出了一丝的担忧，她说：“吴站长，这天气这么凉，那些花卉放在这里，还不都冻了哇。”

“没关系，就摆那么一会儿，等局长前脚一走，咱们就撤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吴彩霞显得不以为然，说。

陈英迟疑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带着人去搬。”

吴彩霞表情复杂地看着陈英招呼线路捡垃圾的人上到月台后，她才走进了地下通道口。

李群将所有的站务员排成一队，他神采飞扬地布置站务员在那列特殊列车进站后怎样整齐化一地列车打敬礼，并做着示范动作，有人从队伍中笑了起来。

李群不满地问：“有什么可笑的，严肃点，这可是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做不好，咱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这时一列客车进站，因为是终到列车，下车旅客并不是很多，但还是很混乱。李群正在布置客运员们如何迎接局长，却没有人组织和疏导旅客，一些铁路职工直接走向了月台东头方向的通勤口，导致一些外地旅客也跟着走了过去。

有个旅客询问正在训话的李群，“喂，师傅，出站口在哪里？”

李群不耐烦地一指地下道，说：“难道你看不见吗，这不就是。”

这个旅客并没有离开，说：“师傅，那些人怎么往那头走了？是不是，那面也有出站口？”

李群感觉这个人很难缠，没好气地说：“那是给铁路通勤职工走的。”

“我们旅客能走吗？”

“你怎么这么罗嗦，你没看到我正在布置工作，你这个旅客就这么没有‘眼利见’，你愿意走通勤口也没人拦着你呀。”李群态度十分蛮横，刚才训话时那种良好的感觉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这个师傅，是你讲话重要哇，还是为旅客服务重要。”旅客脸上愤愤然。

“你怎么这样难缠，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准备迎接铁路局长，你说哪个更重要？”李群随即把手一挥，让眼前的客运员解散，这些客运员并没有散去的意思，都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跟着帮腔。

陈英组织团员们把那些花盆搬到月台上，看到一群人正与旅客争论不休。她看到那个争吵的旅客是个中年人，穿着一件夹克，棱角分明的脸上虽然挂着愠色，却是气宇轩昂，言谈举止有板有眼不失分寸，在人群外还有另一个旅客正在焦急地向里眺望，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她放下花盆后，忙走进人群来，对着那些跟着起哄的客运员们严肃地说：“你们都成了什么样子了，那么多的旅客还需要组织，快给我散了去做自己的工作。”

那些客运员看到了陈英，便一哄而散。

陈英先拉过李群说：“李群，怎么跟旅客吵嘴，这影响多不好，反映上去就是路风事件，你知道不知道。”

李群很不满，嘟哝着说：“吴站长让我布置迎接新局长，可是这个旅客过来找茬，明明看到地下道不走，还问出站口在哪？你说这个傻瓜不是故意在往我枪口上撞吗。”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列车进站就应该组织旅客，再大的事也不能置旅客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出现事故你怎么向旅客交待？”

李群扭身走了，飘出了一句话：“多管闲事。”

李群的声音不大，陈英却分明听得清清楚楚，她只是苦笑了一下，便笑着走向了那两个正在说话的旅客，“同志，太对不起你们了，我们工作上有失误，我给您赔礼道歉了。希望您能多提意见，我们有路风监察电话，或直接到我们车站路风办去反映情况。”

“对于我们，没有必要。”那个旅客看着陈英的穿着，没有任何标志，只是淡淡地说：“你这

个小客运员还挺通情达理的，你的那个顶头上司要是像你就好了。”

“哪个顶头上司？”陈英诧异。

旅客一指李群的背影，说：“就是那个值班员。”

陈英笑了，没做任何解释，说：“你们有包裹吗，我来送你们出站吧。”

“不需要。”旅客转身走向地下道。

另外一个旅客看到陈英的尴尬，笑着说：“我们没有行李，谢谢你了。”

陈英看着两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地下道里有一会儿了，她还站在那里发愣。

2

杨启才接到分局值班室的电话后，便到车站广场上迎接分局的黄士炜局长，刚到广场就看到派出所的林所长正在停车场指挥着各种车辆停靠在各个角落里，而留出中间一片空位置。

“怎么你也过来了？”杨启才明知故问。

林所长说：“这么大的事，谁敢不来呀。”

杨启才正想开一个拍马屁的玩笑时，手机响了起来，他把手机打开，手机里传来了吴彩霞的声音，“车都快进站了，你在哪呢，参加同学会的大多同学都坐这个车过来，你还不快来接车呀？”

“我在广场上正等着黄局长他们过来呢，我哪能离得开呀。”

吴彩霞说：“你就让谭站长一个人接一下不就得了。”

杨启才说：“谭连民下车间去了，没在这里。”

吴彩霞埋怨道：“都什么时候了，这个谭站长也不分个轻重缓急，是下车间重要哇，还是迎接领导重要。”

杨启才听到吴彩霞这份口气，笑着说：“看起来我是能分得出轻重缓急呀，所以才不能去接咱们那些老同学。”

吴彩霞那头并不买账，说：“你这是在变着法的批评我了。”

杨启才连连说：“你别误会呀，由你个主管客运的副站长代劳，还不行吗。”

吴彩霞说：“送走同学后，我直接到站台上接王局长也来得及。对了，你帮我看看我老公安排的市政府的车是不是在广场上？”

吴彩霞说到丈夫，杨启才的心里酸了一下，说：“我知道你老公派来的都是什么车呀？”

吴彩霞报出了几个车号。杨启才只是捎了一眼，就看到了本市百号以内的几辆轿车，这些车在哪停放都很显眼，便说：“都来了。”

吴彩霞说：“用这样的车接咱们的老同学们，不掉价吧。”

杨启才听到吴彩霞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感，想打掉她猖狂的气焰，说：“当然了，只是那些车没有几个高档车。”

吴彩霞不高兴了，说：“你还不知道吗，市一级领导用车都有严格的限制，不能坐超标车。”

“我知道，你这个吴二站长主要是让他们看到咱们市政府的实力。”杨启才应合着说，他还准备再说点什么，看到一溜车向广场拐了过来，杨启才忙对手机里的吴彩霞说：“我不跟你罗嗦了，黄局长他们的车过来了。”

杨启才看到走在分局车队最前面的是台凯迪拉克，后面的几个车是奥迪 2.4，接下来的车也都是本田雅阁之类的轿车，这些车一进来就把停车场堆得满满的。相比之下，吴彩霞要来的市政府那几台刚才还显得威风的轿车就显得可怜巴巴的了。

虽然铁路企业不控制车型，但对基层单位也都有要求，可是凌水车辆段先买了一台奥迪，说是花了多经的钱。随后各站段都在互相攀比，黄士炜局长在分局干部会上强调过多次，告诫不能用多经的钱买超标车，可各单位还几用各种方式搞到稍差一点的本田雅阁别克君威一类的轿车。

杨启才想到了车站的车，车站在多年前有一台从分局调配过来的普通桑塔那，调来时就是台旧车，再经过几年折腾，早就破损得不成样子了，车速一超过七十公里，车体哪都跟着响动，又是红色的，开出去人家还都以为是出租车，谭连民出去办事认可坐出租车，也不愿意乘坐这个车。别的站段一般都换上了一茬新车了，上一任的站长书记一直不合，与分局管计划的领导搞不好关系，所以车站领导也只好一直用这台桑塔那将就着。他和谭连民到任后，一直想搞台好车，车站

毕竟是个有脸面的单位，地方搞不懂铁路的行政关系的人，往往都认为车站的站长在铁路最大，并不知道还有分局路局的那些带长的官们都能管车站。他向上面要求了几次，都含糊说等普通的桑塔那报废了，再批新车。正巧春节前，分局领导让车站帮着接一下车，是从开通的新线上捎来的一些过年的年货，都是野鸡野兔一类紧俏品。司机开着桑塔那去送，没想到走到半道脚刹车失灵，撞在了路边的树上，车速较慢，司机并没有受伤，但汽车前部硬是顶了个一塌糊涂。这次事故帮了个大忙，车报废了。车站提出批个超标车的事，可是分局一直没有答应。

看到林所长有条不紊地安排着车驶入各自的车位，杨启才紧走几步来到凯迪拉克车前，拉开车门，黄士炜先露出花白了头发的后脑勺，而后将发胖的身体挪出了车外，这才抬起头来面对杨启才。杨启才连忙立正，向黄士炜行了一个标准的敬礼。

“杨启才，你来接车了。”黄士炜笑逐颜开，他又张望了一下，脸便阴了下来，问道：“谭连民怎么没有过来，今天这么大的事，他怎么不过来呀？”

杨启才怕黄士炜产生误会，只好遮掩，撒谎说：“昨晚运转车间出现点安全上的问题，谭站长过去处理了，说他处理后，一会儿便赶过来。”

黄士炜脸色好一些，说：“这个安全问题最重要了，是当务之急，不能出现任何的隐患，安全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谭连民来到月台上，远远看到有人在月台的线路间拾垃圾，一个机车单机开了过来，他提醒了那个人说：“喂，过来车了，注意安全！”

那个人把脸扭向他，原来是陈英。她看到谭连民，灿然一笑，而那张清秀的脸和灿烂的笑容随即被机车的车身掩盖了。

陈英在铁道学院是运输系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分配到了车站技术科工作。对于基层单位，学运输的大学生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何况还是个女同志。当时谭连民在分局当运输分处副处长时，就听说分局原本是要把陈英安排到运输分处工作，而陈英自己主动要求去基层单位。谭连民感到很不理解，因为运输分处堪称是机关第一处室，别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挤。谭连民在工作上与陈英有接触时，随便开玩笑说：“我们运输分处还是衙门小娃，容不了个女大学生啊。”

陈英当时脸就红了起来，低下头，没有回应谭连民的玩笑。这多少让谭连民感到很尴尬，正当他不知如何找到台阶下时，陈英抬起头来，那张清秀的脸面完全呈现给了谭连民，并勇敢地直视着他，这让他觉得难为情，不知所措起来。

“谭处长，你们运输分处确实是大学生羡慕的地方，那里还有很多的实惠，分局的几任局长都是从这个口里出来的，但那里也是空中楼阁，只是摆设，只是为了多得些收入。”

谭连民那一次便领教了陈英的厉害，他觉得陈英这是玩世不恭，或是散布一种不满的情绪，因为分局机关比基层单位的收入都要高出一倍还多。

谭连民来车站上任后，他看到陈英的第一句话，还开着那天的玩笑，“我从空中楼阁里出来了，不想再当摆设了，不想多得那些实惠了。”

陈英脸又红了，羞涩地一笑，“谭站长，看来运输分处这个衙门容不下你的雄心壮志。”

谭连民来到车站后，发现了陈英的能力和水平，发现了她的“雄心壮志”，他终于理解了陈英之所以到基层单位，绝不单纯地摆什么玩世不恭的高姿态，而确实有着她的高人之处，她在处理事故中的精明果断，得到所有领导的赏识，她用基层的经验展现铁路运输发展前景的论文竟被铁道部认定为今后运输发展的一种趋势，由此她破格成为大学毕业同学里第一个工程师。

机车单机过去后，陈英轻盈地跳上了站台，谭连民愣怔了一下。陈英笑着说：“站长，你想什么呢？”

谭连民自嘲地说：“我这不是在为你那个身轻似燕的动作感叹嘛，我现在这个身体想跳上来是不容易了。”

陈英看着谭连民有些发胖的身体，别有意味地笑了。

“你看你在笑话我了吧。”谭连民看着陈英，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你家的小杨还不有意见？谁家新婚的媳妇不珍惜春光啊。”

“站长，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呀。”陈英不好意思地说。

谭连民也感到这个话题很无聊，他把目光投向了花团锦簇的铁架子，感到那些花卉在春寒料峭百废待兴的初春，十分地炸眼，说：“这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花呀？”

陈英脸上的红晕渐渐消失，说：“站长，这些花都是吴站长搞来的，说是专为迎接新局长摆放在花架上的。”

谭连民围着花辅一边转着，一边说：“这不是整景吗，什么气候还放这些东西，还不得都冻死呀，局长哪会有时间欣赏这些花呀。”

提到了局长，陈英有些警觉，说：“刚才那列经由铁路局到凌水终到站的列车上下来两个人，刚才跟客运值班员吵起来了，我去劝解了一下，觉得这两个旅客说话有些不一般，”

“他们说什么来着？”谭连民听到陈英的话，不由得停了下来。

“他们倒是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都挺内行的，比如他们对车站人员的称呼什么值班员哪，客运员哪，行李什么的。”

“嗨，只要是铁路职工都知道那些。值班员因为什么跟人家吵架？”谭连民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值班员与旅客发生的冲突上。

陈英捋着头发，说：“好像是因为人家问询出站口，而影响了他布置迎接局长的讲话。”

“什么，他以为自己是站长了吧，这个值班员是谁？旅客没说我要投诉吗？”

“值班员叫李群，旅客我劝过他们，他们说，对了，他们说‘对于我们，没有必要。’”陈英联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不无担忧地说：“站长，这个人会不会是新来的局长？”

谭连民一惊，然后又做出了否定，“不会吧，铁路局来过电话，今天九时分局的领导们接局长，现在的局长哪个还不喜欢前呼后拥的。”

两人说着话，已经走进了地下通道。谭连民说要去运转车间货运车间再看一看，这是谭连民的习惯，他每天都早来一会儿，把几个车间转一圈后，回来开交班会，在会上他就将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公布于众，让各车间落实。

“我也回办公室准备一下分局团代会的人选问题。”

“好吧。”谭连民从地下通道口出来，便朝西边的运转车间方向走去。

陈英望着他的背影发呆，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3

一列上行旅客列车进站，吴彩霞匆匆忙忙地迎上了卧铺车门口，车上下来了几个与她年龄相仿的人，大呼小叫，与吴彩霞热情的拥抱，旅客被他们的吵闹搞得不知所措。

这些都是吴彩霞在铁路运输学校上学时的同学，那还是在1972年教育回潮时招收的中专生，现在大多数都在五十岁上下了，他们是来参加星期六的同学聚会的。

“我说吴彩霞，杨启才怎么不来接我们呀？”

“他以为当了车站党委书记就牛哇。”

“他还是那么装呗。”

几个同学在站台上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吴彩霞解释说：“今天铁路局新到任的局长到凌水来，他负责接待，没有时间，你们就别挑他了。”

“你看看你，到现在你还知道护着他呢。”

“那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咱别提了行不行啊。”吴彩霞挺难为情，同时也意识到很多人在看着这些特殊的旅客，说：“你们没看这里都是我们的职工吗。”

几个人也觉得有些失体面，就停止了喧哗。

有人问起吴彩霞的丈夫，他们都知道吴彩霞的丈夫是凌水市政府的办公厅主任。

“今天不巧省里来了领导，他出不来，不过，我家老钱说了，只要他一有时间就过来看望你们，接待你们用的小车和住宿他都安排好了。”

吴彩霞的一个男同学对她说：“明天晚上我就得去北京，第二天有一个谈判等着我，我是抽时间过来与同学相会的，明天晚上八点钟那个车，你得先给我弄张软卧。不然一宿车，第二天与外商接触，可能精神不起来了。”

“你是在跟谁说话呢，这里还不是吴彩霞站长说了算吗，票是咱们自家的事，彩霞，你就给他票批了。”一个女同学叽叽喳喳

男同学有些不好意思，“我到地方工作多年了，铁路上的事简直就是一窍不通了。”

吴彩霞煞有介事看了一下周围的旅客，但还是掏出了个小本，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扯下那张纸递了过去，说：“给你批的条子肯定好使，只要到售票口去买票就行了。”

几个人开始奉迎着吴彩霞，说她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这时从旅客堆里挤过来一个人，客气地说：“站长，我也是刚刚下车，去北京办急事，看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晚上的卧铺。”

吴彩霞觉得这个人不识趣，没好气地说：“你怎么也来凑热闹。”

“我看你那么有权利，也不在乎我这一张票，我真的有急事。”

“你去窗口排队不就行了。”

“我去窗口了，他们说今晚的票已经卖没了。”

“窗口没票了，我就批不出票来了。”

“可是，你刚才怎么批了票，还说到那就能买到。”

“你这个人这么罗嗦，你是你，他是他，人跟人比得死，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吴彩霞觉得这个人太罗嗦太难缠。这时一个熟人正好找到吴彩霞，也要批票。吴彩霞想故意气气眼前这个人，二话没说拿起笔来又写了个条子。明显那个人是个企业领导，不由分说往吴彩霞塞了化妆品一类的小礼品，吴彩霞虽然做了个推托的姿态，但她当着旅客的面收了礼品。

那个人气得脸都青了，质问她的这种作法是否违纪。吴彩霞也来了脾气，大言不惭说那是应该得的，还把车站的领导也都拐进去了，说：“你说我们车站的哪个领导不是这样，你不信去问问他们吃的抽的用的花的，哪个不是这么来的。”

那个人勃然变色，说：“好，我去问一问你们铁路局的局长，看看你这样的人还配不配做车站领导。”

吴彩霞不以为然，说：“那你就去告吧！我恭候你。”

这时李群看到吴彩霞正与一人争执，便走了过来，一见又是那个刚才与他发生冲突的旅客，气不打一处来，过去便把他拉到一边，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出站，又来找麻烦。”

那个旅客还想分辩，李群连推带搯地把那个旅客拉到了一边，为吴彩霞解了围。吴彩霞趁机带着那些同学下了地下通道，当她走到地下道，才觉得事态有些严重。她把刚才这个人前后说话的矛盾做了比较，因为这个人说刚下车，他怎么又说售票窗口没有票了呢，李群说他刚才就该出站。她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莫非不是新来的局长，想到这里，她心里忐忑起来，但看着兴高采烈的同学，她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

上午9时，从北方铁路局开来的那趟列车缓缓地驶入了凌水站。

分局大小党政要员几十人簇拥在软席车的车门口，送走同学后的吴彩霞作为客运副站长伴随在分局黄士炜的左右，黄士炜见到吴彩霞便开起了玩笑，说：“吴彩霞是这里的第一线的领导，大事小情都离不开她，理应负责接待领导的事宜，我看你布置的这些花卉，就很好吗，花是应该贴在脸上，可以让新局长最先看到凌水车站的春天。”

“黄局长，春天的花并不是开在凌水站，而是开在凌水分局。”

听了吴彩霞的话，黄士炜很开心，笑了起来。

杨启才穿着铁路制服，远远地站在人群的后面，显得很寂寞，眺望着车门的方向。这时，从软席车门上下来了几个人后，再也没人下车了，谁也没有见到新局长的身影，分局的黄士炜询问列车乘务员，得知局长根本就没有乘坐这次列车过来。

黄士炜很不满意地批评秘书，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局长的行程。”

“我们接到局值班室的电话，说局长乘坐的就是这次列车。我现在就打电话过去，问一下情况，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秘书拿出手机，边说着话，边拨着手机号码。

杨启才走上前去，说：“黄局长，我看还是到软席候车室里等一等吧。”

分局领导一行人，在杨启才的陪同下，来到软席候车室。

看到局长并没有乘坐这次列车到来，精明的吴彩霞马上惊醒自己惹了个大祸，她断定刚才那个人一定就是新来的局长，她不想自己在分局领导面前丢脸，便借故离开了。

4

谭连民在运转车间时，接到妻子田小彤的电话，告诉他说岳父心绞痛复发，刚刚送去住院了。谭连民说这里一时半时还离不开，新局长一会儿就到，岳父让田小彤照顾一下，等局长离开后，马上就去医院。

电话那一面，很长时间没有动静，谭连民一连几声喂，对方才传来一声愤恨地声音，“你忙吧，忙得都六亲不认了。”

手机发出一连串的忙音，谭连民还没有把手机从耳旁放下来。

自从谭连民调到车站来任站长，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呆在家里，他已经说不清有多长时间没有看望岳父了，就连今年要考高中的儿子的学习情况也不知晓，去年期末考试，儿子考试成绩不好，田小彤就跟他吵闹了一顿，说他根本就不关心家里的事，为此，两人矛盾重重，但也都只能是忍气吞声。

岳母在前两年就去世了，几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只有田小彤守在岳父身边，岳父身体一直还不错，谭连民几次要岳父跟他们一起住，可都被岳父拒绝了，好在两家都是分局这次调分的房子，都在一个院子里，每天田小彤都过去照顾一下，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他想岳父的心脏病住院确实是个大事，如果岳父真有个三长两短，他还真的没办法向田小彤交代。他长长叹了一口气，用手机拨打了办公室主任常宝学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医院去，帮助田小彤料理一下岳父住院的事。

刚才的那个旅客正是北方铁路局新来的局长王志康，他并没有乘坐铁路局值班室为他安排的车次到凌水，而是提前过来进行微服私访。分局领导接站时，王志康已经转到了货场，这时谭连民也来到了货场，正好遇到他。

王志康跟货运员聊得热火朝天，可是在机关的工作经验告诉谭连民，这个人的气质不似一般的货主，言谈举止都体现了他的精明和睿智，谭连民马上判断出这就是新来的局长。

谭连民紧走了几步，走到几个人的面前，双脚并拢，一个标准敬礼，说：“报告王局长，我是凌水车站站长谭连民，欢迎领导检查指导工作！”

几个人都惊呆了，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那几个货运员吓得慌忙溜之大吉。

王志康眯着眼，诘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局长？”

“我早就听说您的工作作风是经常深入现场解决问题，这很容易让我意识到了你的领导职务。”谭连民觉得这么说未免有些虚伪，又说：“刚才我们的团委书记对我汇报说，有个旅客从气质上看，像是新来的局长，当时我还没有相信，可我刚才一看到您，加上您的年龄，我就确认你就是新来的局长。”

“你们那个团委书记认为我是局长时，你为什么没有相信呢？”王志康和颜悦色。

“你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吧。”

“那你就说真话。”

“局长让我说真话，我可就要说了，但是局长你可不要生气啊，你可不要责怪我。”

“你说吧，我不会责怪你，这有局办主任在这里作证。”王志康一指站在身边的人说。

谭连民笑了笑，然后说：“现在上边的领导下来，哪个不都是威风八面耀武扬威，还需要各方领导陪同众星捧月一般。我在车站工作，整天与这些领导打交道，不是我说得难听的话，分局屁大个领导出门，我们都要有一个站级领导出迎到停车场去，直至送上车才算了事。”

“就因为这个缘故，你没有去车站去接我？”王志康含着笑，但话里却透着一种威风。

“谭站长，你看你说什么话，你是变着法地解释不应该接待局长。”局办主任笑着说。

“我该打嘴了，我怎么偏偏就忘了局长您呢。接局长当然是应该的，现在的人谁不想溜须，可是去车站接您，哪里是我这个小站长的事呀，每次接领导，我都是远远地站着，有了分局那些

大员们，哪个领导还能看到我这个小站长。”

“你这是投机取巧。可话说回来，你这个站长可是不小哇。你们凌水车站有一千二百多名职工，平均每天的客运量货运量在全局都是名列前几位的，尤其关内关外在你们车站中转旅客量巨大，你能说你这个站长官小吗？”

“王局长，你把我们车站的情况搞得这么清楚？”

局办主任说：“局长已经在你们车站转了整整的一圈了，局长可是没有少发现问题，就是路风事件，王局长亲历的就有两件，而且还是你们的一个副站长……。”

王志康打断了办公室主任的话，说：“其实我只是作为一旅客，而不是什么局长，要是我以一个局长的身份出现，还能看到这些问题吗？”

王志康突然想起了什么，突然问道：“你说什么团委书记已经意识到我是局长了？”

“啊，对呀，她说与你说话时，从您说话的口气上分析说你就是局长。”

“你说的是谁，我怎么没有印象。”

局办主任接上话，说：“是不是那个小姑娘。”

“什么小姑娘，那是我们的团委书记陈英。”

王志康恍然大悟，“唔，你说的那个小女孩呀，我还以为是客运服务员呢，我还对李主任表扬说这个服务员的素质不错，本来是那个值班员的事，她却还跟着赔礼道歉，那几句话说得也有水平，那么小的年龄，就这么有能力，这个团委书记你们选得不错吗。”

“你们怎么总说人家小，人家可是个铁道学院的运输专业的大学生，还是我们车站唯一破格评聘的工程师。”

“大学生？工程师？怎么当上了团委书记？”王志康有些疑惑不解。

王志康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也让谭连民感到轻松了许多，便也开了个玩笑，“你是说业务干部不能当团委书记？”

王志康明显不满意了，“你这是什么话，人尽其才，既然业务上那么优秀，为什么就不能够发挥她的特长？不然她的几年大学的专业和工作经验怎么能够得以发挥？”

谭连民只好认真起来，说：“其实我们考虑过让她当技术科长，可是因为她的年龄和资历，为了平衡关系，让她先从事团委的工作比较合适，我们才做了这样的安排。”

谭连民把当时任用陈英的情况，简单地向王志康做了汇报。

“这就是陋习，什么任用干部到处搞平衡。我们就是需要年轻干部来实现铁路的可持续发展，你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大胆使用人才，正是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需要。”王志康与谭连民愉快地交谈着，慢慢地向软席候车室走了过来。

5

正当分局的大员们焦急等待时，秘书从外面走进软席候车室，向黄士炜汇报说：“王局长给值班室打过电话，说他即不需要用车去送，也不需要各级领导接站，他轻装简行只带办公室主任走的。刚才我给局办主任打了电话，可手机不通。”

就在分局大员们不知道该如何离开时，谭连民陪着王志康和局办主任一起走了进来。因为局办主任的出现，大家就明白那个陌生人是谁了。

谭连民向分局领导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局长王志康。”

黄士炜在王志康到任时见过面，他心里很不满意，但却把火发在了谭连民的头上，“小谭，王局长到了你们车站，你怎么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

谭连民准备解释，王志康接过话去，说：“这与谭站长无关，是我搞了个突然袭击，先了解一下凌水站的情况，这没什么不对的吧？”

黄士炜尴尬地笑了笑，说：“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了。领导检查工作是应该的。”

随后，黄士炜开始介绍在座的领导情况。

王志康逐一握手后，坐了下来，说：“我看凌水分局和站段的领导几乎都来了吧，那么，咱们就在软席候车室来个现场办公，针对凌水车站情况，以点带面，把问题摆一摆，看看咱们铁路到底应该如何改革，如何发展。”

王志康先是从铁路局的生产情况讲开来，“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多年来，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沉积的问题还不少，许多的企业职工都放假在家，自谋职业的人越来越多，满街都是人力三轮车、小商小贩。许多企业不景气，铁路的货运量就上不来，加上公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昔日上门找货场办货都要送礼，还排不上号，把那帮货运员们搞得牛气十足，现今一个个都像要饭的，主动上门人家也不走货物。这样一来就将赚钱的渠道转向旅客列车，想从人兜里掏钱，想方设法地加价还不算，又想出一些办法使那些超员的列车，改成了特快、旅游车、空调车，变向地加高价，结果，常常这样的列车却出现了运量不足，有的车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旅客，不知是谁发明了‘虚糜’这个词来说明这种现象。还有车速慢、服务质量差诸多因素，一大批的旅客已经分流到了公路、航空，现在高速公路发展得极快，一般的短途运输，人家的车速都能达到百十公里，还随处可以乘降，谁还愿意乘坐你的火车。这就是铁路几十年不变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铁路终于从铁老大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铁道部也在寻找走出困境的路子，那么路子只有一个，就是先从设备和服务质量上抓起，建设好铁路标准线，这几年来经过了连续的四次提速，还想出了增加满足旅客要求的朝发夕至、当天往返列车，这都是以人为本，打造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五次大提速的工作准备阶段了，我想问一问咱们这些领导干部，是否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准备好了？”

王志康又从来到北方铁路局后的所见所闻，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随后，他让谭连民来谈车务系统改革想法。

谭连民用自己在运输系统的经验说明了现在的分局及其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铁路应该大区段、大交路的建议。同时他也反映了车站实际和现状，并没有回避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直接负面作用，很大程度就影响到了车站。车站在铁路各站段的效益算是最好的，所以分局拨出的工资额也逐年大幅度削减，进入今年工资缺口已经超过一半，补偿这缺口就靠多种经营创收来解决。车站所谓的创收好，也就是依靠多加价得来的，搞空调候车室什么的加价来解决。车站的最大车皮用户是个大的石油企业，每天能保证两万元的进项。而这些都是固定的，工资额却是越来越少，加上安全生产每百天就涨工资，是只涨不降。许多基层运输部门的多经加价部分，上面有了新规定还要取消，靠多种经营创收谁都在搞，越做越艰难。”

谭连民的意见得到了王志康的认同，王志康对谭连民的汇报有批评也有肯定，还讲他下车后的遭遇，介绍了与那个值班员和吴彩霞在站台上对话的经过，还说到对职工的素质教育问题，说：“你们有这样的领导，怎么能教育好下面的职工，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个值班员工作负责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语言和态度却说明我们对职工教育的不够，这正是说明了你们车站的领导班子没有把建设一个好的路风环境当回事，出现这样严重的路风事件，我们绝不能姑息迁就，必须对吴彩霞进行严肃处理，够降级的降级，够撤职的撤职，该下岗的就下岗。再有我下车后，就看到布置在月台上的花卉，现在是什么天气，这明显是摆给我看的，这种形式主义绝对要不得的。”

黄士炜脸色有些难看，刚才他还当着大家表扬吴彩霞，他为了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就对杨启才说：“杨书记，这是你的工作，你布置一下，把那些花从月台上撤下来，别冻坏了。”

“我已经安排团委书记去了。”杨启才说。

王志康听到后，反映很敏感，他对杨启才问道：“你说的是团委书记陈英吧？”

当他得到杨启才肯定的表示后，说起了在站台上与陈英接触的经历，说：“这个陈英的素质不错，谭站长跟我说，让这个大学生当团委书记是搞平衡，为了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就应该大胆使用年轻干部，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谭站长、杨书记，凌水站的两个领头人都在这里，你们说陈英这样的干部是不是可以培养一下？”

“陈英的工作能力没啥可说的，业务更是一流水平。”谭连民说。

“当然可以培养。”杨启才又有些担忧，“只是经验少了点。”

“经验少，就多给她锻炼的机会嘛，放到领导岗位上，出了问题不怕，可以多摔打摔打，再就是还有你们这些有经验的领导帮助她。”王志康回头对黄士炜说：“干部部门考查一下，我看她对客运工作很熟悉，女同志做客运的领导比较合适。不过，我可只是提了个建议啊，这一级干部还是你们分局管的嘛。”

黄士炜无可奈何地苦笑笑。

杨启才并没有吩咐陈英去收拾那些花卉，只是随机应变顺口那么一说。他怕露了馅，借故从软席候车室溜了出来，拨通了陈英的电话，还没等他开口说话，那面的陈英便说：“书记，是不是让我们把花撤下去呀？”

杨启才本想掩遮一下，可是嘴里却说：“是呀。”

“我早已经做完了。”

杨启才奇怪这个陈英是不是听到了软席候车室里面的消息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什么怎么知道的？”陈英明显与杨启才的思路不一样，说：“现在你们这些领导正在汇报，只要是打电话，最重要的事，就是怕这些花冻坏了，造成经济损失。”

杨启才高兴地说：“这丫头，鬼精灵一个。”

陈英从站台上下来，便一直惦记着月台上的这些花卉，她从办公室的窗户里看到分局的大小领导们从地下通道上来，进了软席候车室，她便马上下楼，直奔站台，那些休班拾垃圾的团员们也陆续赶到站台上，这是她事先布置的，只要领导一出站台，就回来抢救这些花卉。杨启才来电话时，这些花早已经归还给了土林办了。

吴彩霞想起这件事，匆忙赶到站台上，花圃里已空空如也。她正望着花圃发呆，李群走过来，说：“吴站长，这个陈英是不是闲着没事，领导刚走，她就把这些花撤下去了。我说一会儿，领导们可能还要乘返程列车，等领导走了再说，可她却不听，都给撤下去了，你说她是不是闲的？”

“是闲的。”吴彩霞心不在焉地说。

6

从揭摆凌水站的问题开始，软席候车室一片沉寂，为了缓和这种气氛，王志康故作轻松地说：“本来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应该多说些拜年话，说些开心的事，谁知尽说些丧气的话，窝心的事。这么的吧，我们还是听一听谭站长对现在铁路的跨越式发展和铁路的标准化建设有什么总结性的发言。”

谭连民也没谦虚，说：“我们车站的体会和作法用这么二十七个字就能体现出来。”

“哪二十七个字呀？”王志康微笑地问道。

“抓住一个硬件，把握两个软件，鼓足干劲，对准缺口，上下齐动，搞平推。”

王志康不知怎么想的顾自笑了笑，说：“小谭哪，可真有你的，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说着控制不住，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边笑还边说：“真有你的。”

王志康这么一笑，开始大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跟着傻笑，笑着笑着慢慢悟出局长笑的意思来，那是为谭连民的总结出的那些话产生的联想而笑的。这样一来，原本很严肃的汇报，搞得气氛热烈非常。

“谭站长的这个总结很生动，也很通俗。”王志康对局办主任说：“回去把这个经验总结一下，这样的语言很容易被群众接受，也好推广。”

王志康这么一说，谭连民感到与局长的关系又密切了一层。当王志康问起他们还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谭连民说现在对车站的投入太少。他心里还想说工资问题，但一想这个问题要是直接提出来局长恐怕会有反感，因为全局都面临着工资缺口问题，谁都会提这样的要求，他也不可能开这样的口子。所以谭连民只提出货物大楼需要改造，集中楼的需要增加附属的设备。

王志康一边听一边点头，黄分局长插进话来，“你这个谭小谭，在运输分处时你总说对这个车站投入太大，你这一去就开始为你的车站鸣冤叫屈了。”

杨启才马上接上话来，“谭站长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吗，在上面的人就是缺少调查研究，到下面来瞅一瞅才会食人间烟火。”

这话的潜台词明显有所指，分局长只是用白眼翻了一下杨启才，没有说什么。王志康却面带微笑地问道：“那你们说还需要多少投入呢？”

谭连民也没有客气，说：“我们至少需要三百万。”

在座的各位领导都感到惊讶，同样面临着困难的铁路局，很难在计划外拿出这么一大笔投入的。王志康却爽快地说：“那好，给你们三百万，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谭连民一高兴，啪地给王志康来了一个标准的敬礼，“我给局长敬礼了，我代表全站职工谢谢您。”

局长挥挥手，示意谭连民坐下来，说：“凌水这个车站虽然出现了吴彩霞那样有损于铁路形象的副站长，但这两个主要领导都很有新意很有特点，一般的站段领导，见到工人横眉冷对，现在是怎么说的，全体干部团结起来整群众，从站段一级领导开始，一直到班组长，不是层层负责，而是一抓到底，一起管群众，原来是领导都要到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密切干群关系，现在可到好，连工长都脱产了。而这些干部要是见到上级领导却表现得奴颜卑膝，唯唯诺诺，看着领导眼色行事，大气都不敢出。我就喜欢谭站长杨书记这样的基层领导。这么着吧，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杨启才马上想到了轿车，机会来了不能放过，杨启才顾不得分局领导都在场，说到了车站要买车，而分局却不批，他说明自己的理由：“车站是个窗口单位，如果遇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开着一般的车迎来送往，面子上也就过不去了。”

王志康笑了，“我可以破例批给你们一台超标车，奥迪 A6 怎么样？一般站段使用的大多用的是普通型的常用轿车。”

没想到两个要求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这让杨启才谭连民心情绪格外的激动。

王志康没有在凌水车站久留，说要到分局去看一看，再与分局机关干部见个面。他让来车站的领导们一起过去。大小领导陪同王志康从车站走了出来，准备一同去分局。王志康来到车站广场，看到一排小车都等在门口，他拉过谭连民和杨启才，一指车站的广场指定他乘坐的凯迪拉克，说：“你们俩坐接我的车一起走吧。”

两个人看着分局大小官员露出惊异之色，还在犹豫，王志康却不由分说把两个人推进车里去。在去分局的路上，王志康笑着问他们两个人，“你们跟我说实话，要了我三百万，准备往什么上投入？”

两个人也没有撒谎，直言相告说是准备投入货物大楼装修大酒店，准备以后为多经创收和安置一部分下岗职工做准备。

王志康称赞道：“我看你们这么精明，不会从我兜里掏钱搞设备投资，那个钱分局就能给的。”一路上王志康兴致极高，与两个人谈笑风生。

王志康在分局先是到几个重点处室走了走，然后便在大会议室与更多的相关人员开了个见面会，王志康简单地把个人情况和部党组的任命时跟他谈话的情况做了个说明，无非也就是部领导的期待着北方铁路局走在铁路改革前面一类的话题，只用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王志康乘坐分局的轿车直接去了下一个分局。

杨启才还在分局逗留，谭连民跟杨启才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有点私事去办，就出了分局机关大楼，打乘一台出租车，直奔了医院。

谭连民到医院时，常宝学正跑上跑下为他的岳父进行常规检查，不是血液检查，就是尿液检查。干部病房里只有田小彤一个人守在打着吊瓶的父亲身边，看到谭连民也没有给他好脸。

“爸，怎么样了？”谭连民悄声地问。

“能怎么样，心梗，人家大夫说了，很危险，不让咱爸翻身，需要全面检查。”田小彤埋怨道：“就我一个人楼上楼下的折腾，我哪里搬得动我爸呀。”

“常宝学不是过来了吗？”

“他来的时候，早就晚三春了。”

谭连民涎着脸，问：“不是有医院的人能帮忙吗，干诊这些人你也是认识的。”

“他们？哼。”田小彤愤愤地说：“他们还不是见人下菜碟，要是爸爸在位时，能像现在这样，院长主任还用得着去找吗，早就屁颠屁颠的了。”

田小彤声音大了一些，岳父睁开眼睛，有气无力批评道：“小彤，说话注意影响。”

谭连民忙俯下身来，示意岳父不要多说话。岳父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常宝学回来了，把所有的检验化验报告交给了谭连民，几个人走出了病房。

谭连民让田小彤和常宝学都先回去，自己来照看岳父，田小彤没有言语，常宝学却执意要留下来，他说一会儿谭连民必须要参加交班会。

田小彤阴着脸说：“算了，谭连民你别演戏了，你们还是回车站去吧，晚上你没事的时候再过来替我，这里也有床，不耽误你晚上休息。”

常宝学说：“嫂子说得也对，这儿的事基本也处理个差不多了，现在老人也脱离了危险，站长你陪嫂子在这多呆一会儿，到了交班会的时间，我打电话过来。现在我去饭店订晚餐，到时候送过来，你们看这样行不？”

常宝学的话搞得两人无话可说，田小彤漠然地点了点头，常宝学趁机走了出去。

第二章

1

陈英来到杨书记办公室的门前，敲了几下，没有得到回应，正准备离开，紧挨着书记室的站长室的门打开了，谭连民露出头来，见是陈英，叫她一声。

陈英应了一声，来到了站长室。

谭连民笑着问：“怎么只到书记那里去汇报，就没有想到我这里来汇报吗，要知道我也是车站的党委副书记。”

陈英脸红了，说：“哪里呀，铁路分局团委让咱们车站团委将青年志愿者在工余时间收拾卫生的经验总结一下，我想征询一下杨书记的意见。”

“团委这帮马屁精。他们不过是这次王局长来凌水，表扬了你，他们就要总结你们的材料，这些人以前都干什么去了，他们也总出差，在车站就看不到咱们的先锋岗？”谭连民看到陈英拘束地站在那里，无可适从，才觉得在自己下属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合适，便说：“陈英，王局长对你的印象非常好，还让我们不拘一格选拔你这样的又年轻又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我看哪，分局团委组织你们的材料，你们正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一会儿我去跟杨书记商量一下，让宣传助理也协助一下，把这个材料做好做大做实。”

陈英得到谭连民的支持，表示说：“放心吧，我们会做好的。”

陈英看到谭连民没有什么事，准备出去时，谭连民又叫住了她，“我突然想起那个客运值班员，一想到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叫什么名字？”

陈英说：“他叫李群。”

“这个叫李群的值班员平常表现怎么样？”

“李群整天大大咧咧，交上了一群社会上的朋友，尤其是当上值班员后，他利用工作特殊便利，形成了很大的一个社会关系网，为很多人办各种私事。”

谭连民奇怪，问：“这样的人，怎么当上了值班员？”

陈英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定地说：“听说这个值班员是吴站长‘钦’定的。”

涉及到了吴彩霞，谭连民把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但他还是谨慎地说：“关键我想知道这个李群是否有具体的路风问题，整纪刹风，党政工团领导都是连锁关系，这个李群也是青年团员吧，出了问题直接影响团委在分局竞赛成绩。”

陈英说：“正因为这是我职责范畴的事，所以我才会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前不久李群曾擅自为一个长期在家泡病号做生意的职工做假出勤，车间准备进行处理，后来反映到吴站长那里，却被吴站长压了下来，职工很不满意，说他有个非常硬的关系。”

“什么关系？”

“听说是市里什么财务方面的领导。”

“地方的呀，咱们是铁路警察，他们管不到咱们这一块。”谭连有些冲动。

“但人家说是他们能管到咱们铁路。”

谭连民突然问陈英：“你就说该怎么处理？”

“我认为纪律就是单位的法律，不管是谁违纪，都应该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犯了事，也应该与民同罪。整风煞纪必须突出在一个严字上，李群就是不开除，也应该留路查看。让人们意识到这种危机感，才能起到有效震慑作用，形成制度的日常化，避免路风事件的发生。”陈英的神情显得很激动。

谭连民在陈英说话期间就不住地点头赞赏，心里在想这个干部没有选错，她今后一定会有发展。

常宝学从医院回来，进了站长室。

谭连民头一天交班会结束时，都已经晚上7点多钟了，他来不及吃饭就赶到医院，田小彤已是焦急万分了，因为家里还有今年准备考高中的儿子等着她回去。她看到谭连民进来，二话没说，